

经典读本 理想藏书

精编精注 全彩读本

图解·唐宋八大家

研习唐宋八大家的第一本书

齐瑞○编

唐宋八大家
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苏洵、苏辙父子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

《赠黎安二生序》是曾巩写的一篇散文。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和创作家，黎生和安生是苏轼向曾巩推荐的两位年轻人。

余尝谓耕植不足以自给，纺绩不足以资生，而游学于外，甚苦之。故每勤余者，妄取假道，或问其事，皆以愚笨为流家叔以子

中国华侨出版社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江西抚州人。宋神宗时宰相，曾倡导变法。其诗、词均独具风格，为时人所推崇。

文章寻根溯源，引史为据，说明了桂酒的来历与出处。苏轼所特有的悲悯与旷达之气，已溢于言表。

白话彩图典藏版

经典读本 理想藏书

精编精注 全彩读本

图解·唐宋八大家

研习唐宋八大家的第一本书

齐瑞○编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解唐宋八大家 / 齐瑞编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113-6830-0

I . ①图… II . ①齐… III . ①唐宋八大家—古典散文—文学欣赏 IV . ① 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1343 号

图解唐宋八大家

编 者：齐 瑞

出版人：刘凤珍

责任编辑：子 慕

封面设计：中英智业

文字编辑：琳 璞

美术编辑：刘 佳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20 毫米 × 1040 毫米 1/16 印张：29 字数：700 千字

印 刷：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6830-0

定 价：6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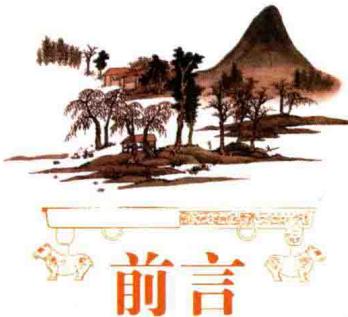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010) 88866079 传 真：(010) 88877396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 :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近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中，文章妙手如群星闪烁，不可胜计。当现代人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唐宋文坛风云际会的历史瞬间时，多数人会眩惑于诗与词灿烂的云霭，却往往忽略了掩于其后的另外一种同样重要的文学体裁——散文。唐宋散文，上承先秦汉魏六朝，下启元明清三代，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其时名家辈出，各具个性，文体大备，丰富多彩，既大大拓展了散文的天地，又多有传世名作，可谓盛况空前，震古烁今。其中作家最负盛名者有八位，他们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明初朱右最初将这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编选在一起刊行《八先生文集》，后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作家的作品。明朝中叶古文家茅坤在前人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0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

唐宋八大家由于各自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影响不同，所面临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以及自身的际遇不同，其文章所涉及之领域与内容亦不尽相同。韩愈以振废起衰为己任，其文多涉及“道统”之类，追往圣，继绝学，为复古张目，回击阻碍古文运动发展的种种言论。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等都是全力从事政治革新的人，身处政治革新运动的旋涡，所以他们的文章更多涉及当时的政治焦点及社会现实，既有对下民病痛的忧心，也有对贤才湮没的同情；既有对奸吏暴政的抨击，也有对衰风弊习的斥讽。其笔触所及，远比六朝骈文更为广阔、丰富。而“三苏”更以学识渊博著称于世，其文立足现实问题，出入于经史及诸子百家，旁征博引、气势磅礴，多史论之作，为社会改良开济药方，摇旗呐喊。曾巩一生官位既不如欧阳修、王安石之显赫，仕途亦不像柳宗元、苏轼之多坎坷，其文多为阐述古文理论、劝诫后学上进之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唐宋八大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都铸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韩愈之构思精巧，气盛言宜；柳宗元之思理深邃，牢笼百态；欧阳修之唱

叹多情，从容不迫，无艰难劳苦之态；苏洵之纵横雄奇，尤长策论；曾巩之淳朴平实，深切往复；王安石之锋利劲峭，绝少枝叶；苏轼之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婉转曲折，各尽其妙；苏辙之委曲明畅，一波三折等。应该说，这表明了唐宋诸家在“文学的自觉”、艺术的追求上，比缺乏艺术个性的前人要更向前跨进了一步。同时，诸大家在散文理论的构建中，虽力反六朝颓风，对其文笔之辨、文学特质的探讨亦弃之不顾，在创作实践中却并未忽视散文抒情的特质。他们在创作中摆脱了音律、辞藻等方面重重束缚，在熔冶古人与时人语言的基础上，吸取各方面有益的艺术技巧，从而创造出随势而异、新颖完美的散文艺术形式。这种继承与发展的特质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在散文理论的构建、推广及对后学的影响上，上述诸大家为举世所公认的丰碑。此八大家之作，大抵代表了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于是，我们将其精华之作辑录编译，详加校勘，以飨广大读者，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管中窥豹，触类旁通，了解唐宋散文的价值，并从这笔宝贵的遗产中汲取滋养，或可作为散文创作的借鉴。

为了帮助读者毫无障碍地阅读和鉴赏作品，本书不仅从创作背景、思想内容、作者生平等方面对所选作品做了简洁生动的题解，而且还对原文进行了精准的译白。

当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贻误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文史界同仁批评指正，以便让我们再版时及时修正。



韩愈

原道	4
原毁	9
获麟解	12
杂说一	13
杂说四	14
师说	15
进学解	17
圬者王承福传	20
讳辩	23
争臣论	25
伯夷颂	29
上宰相书	31
与于襄阳书	36
送孟东野序	38
送李愿归盘谷序	41
送董邵南序	43
送石处士序	44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46
张中丞传后叙	48

燕喜亭记	53
新修滕王阁记	55
答张籍书	57
与李翱书	59
平淮西碑	62
毛颖传	68
柳子厚墓志铭	71

柳宗元

驳《复仇议》	78
封建论	81
段太尉逸事状	88
种树郭橐驼传	93
晋文公问守原议	95
设渔者对智伯	97
愚溪对	100
起废答	103
天说	106
观八骏图说	108
童区寄传	110
吊屈原文	112

临江之麋	114	释秘演诗集序	169
黔之驴	115	梅圣俞诗集序	171
永某氏之鼠	116	张子野墓志铭	173
捕蛇者说	117	苏氏文集序	176
乞巧文	119	与荆南乐秀才书	179
师友箴	123	相州昼锦堂记	181
舜禹之事	124	丰乐亭记	183
梓人传	127	醉翁亭记	185
与友人论为文书	131	秋声赋	187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133	泷冈阡表	189
序棋	137	养鱼记	193
愚溪诗序	139	洛阳牡丹记	195

欧阳修

伐树记	144
读李翱文	146
朋党论	148
纵囚论	151
本论	153
送曾巩秀才序	158
王彦章画像记	160
原弊	163



苏洵

管仲论	208
心术	211
六国论	214
项籍	217
御将	220
重远	224
六经论	228
史论（上）	231
史论（下）	234
利者义之和论	237
仲兄文甫说	239

曾巩

寄欧阳舍人书	244
赠黎安二生序	247
太祖皇帝总序	249

序越州鉴湖图	256
送蔡元振序	263
答王深甫论扬雄书	265
宜黄县县学记	269
学舍记	273
《战国策》目录序	275
南轩记	278
鹅湖院佛殿记	280
熙宁转对疏	281
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288
议经费	291
苏明允哀辞	294
洪渥传	297



王安石

材论	302
风俗	305
游褒禅山记	308
谏官论	310
伯夷	313
答韩求仁书	315
上运使孙司谏书	322
慈溪县学记	325
祭范颍州文	328
子贡	330
大人论	332
老子	334
荀卿	336
复仇解	338
答司马谏议书	340

苏轼

君子斋记	342
桂林新城记	344
彰武军节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状	346
秋阳赋	354
洞庭春色赋	356
中山松醪赋	358
韩干画马赞	360
桂酒颂	361
孟轲论	363
荀卿论	366
上韩太尉书	369
上梅直讲书	372
答秦太虚书	374

喜雨亭记	377	上昭文富丞相书	408
凌虚台记	379	新论	412
超然台记	381	墨竹赋	418
放鹤亭记	383	黄州快哉亭记	421
石钟山记	385	为兄轼下狱上书	423
潮州韩文公庙碑	387	卜居赋并引	425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391	秦论	428
方山子传	393	汉论	430
		三国论	433
		晋论	436
六国论	398	隋论	439
上枢密韩太尉书	400	唐论	442
上两制诸公书	402	五代论	447

苏辙

韩 愈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人。少孤，刻苦为学，尽通六经百家。贞元八年（792年），擢进士第，才高，又好直言，累被黜贬。初为监察御史，上疏极论时事，贬阳山令。元和中，再为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又改庶子。裴度讨淮西，请为行军司马，以功迁刑部侍郎。谏迎佛骨，谪刺史潮州，移袁州。穆宗即位，召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使王廷凑归，转吏部，为时宰所构，罢为兵部侍郎，寻复吏部。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愈自比孟轲，辟佛老异端，笃旧恤孤，好诱进后学，以之成名者甚众。自魏晋来，拘偶对体日衰，至愈，一返之古。而为诗豪放，不避粗险，格之变亦自愈始焉。集四十卷，内诗十卷；外集遗文十卷，内诗十八篇。今合编为十卷。

文章巨公——韩愈



韩愈

韩愈小档案

姓名：姓韩，名愈，字退之，世称昌黎先生。

生卒：768年—824年。

年代：唐代。

籍贯：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

职业：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

成就：唐宋八大家之一，倡导古文运动。

宦海生涯



韩愈自幼学习刻苦

第一阶段，24岁以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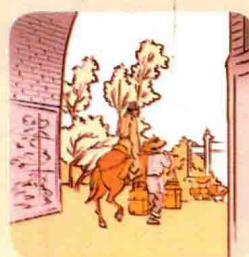
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韩愈出京任职

第二阶段，25岁至35岁，先登进士第。

25岁考中进士，后在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中又连遭失败，仕途坎坷，直到35岁才当上京官“四门博士”。



韩愈被贬官

第三阶段，36岁至49岁。反抗宦官，被贬阳山。

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



韩愈作《论佛骨表》

第四阶段，50岁至57岁。五十七岁病故。

唐德宗死后，韩愈重受提拔，先后当上国子博士和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向皇帝上书反对迎拜“佛骨”的《论佛骨表》，得罪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即位，韩愈被召回做国子祭酒，后转吏部侍郎。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57岁。

文学成就

古文运动

是指唐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



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以文明道**。



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



柳宗元与革新集团的首领王叔文的关系十分密切，而韩愈却与王叔文等人的关系比较疏远，对王叔文等人为政的风格以及做人的品质也颇为不满，柳宗元死后，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拐弯抹角地批评柳宗元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一事。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韩愈和柳宗元原本还是政敌关系。

文学创作

韩愈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大体而言，主要包括叙事文、论说文、散文、诗歌等几种形式。

叙事文：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

论说文：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如《原道》《论佛骨表》。

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阖，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

诗歌：“以文为诗”，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题驿梁》。

原道

道教是李唐王朝的国教，中唐时期，统治阶级又崇尚佛教，佛道盛行，儒学衰落，固有的封建秩序受到冲击，大唐帝国出现了思想危机，这对帝国的长治久安极为不利。作为儒学忠实的拥护者、卫道者和“道统”的继承者，韩愈深感只有大力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才能有效地制止犯上作乱的发生，巩固中央政权，于是毅然地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

韩愈在文中鲜明地提出了“道统”的观念，主张尊孔孟，排异端，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符合封建社会的利益。指出佛教和道教学说无视社会现实，无视国家的安定团结，扰乱了封建的等级秩序；大兴佛寺道观、供养僧侣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造成了社会的贫困；坚决主张毁灭佛道两家的学说并禁止他们的活动：“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愈借儒家“道统”排斥佛老，这本是为了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无可厚非，但将佛老指斥为异端，主张将其彻底毁弃，这并不符合人类文化传承的原则。

◆原文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

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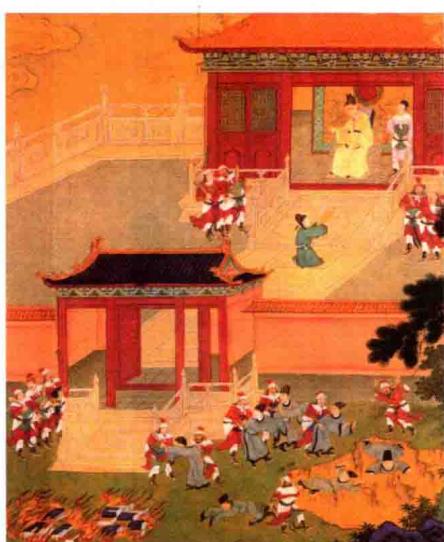
此图描绘唐玄宗李隆基与神话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张果老相见的传奇故事，事出《明皇杂录》。唐玄宗身相魁伟，身着黄袍，坐圈椅上，侍者五人立于左右。与玄宗对坐者为张果老，他白髯高冠，身着紫衣，面带笑容，正在向玄宗讲道。

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译文

广泛地对群众施行仁爱，就叫作仁；实行适合于仁的行为，就叫作义；遵循仁义的要求并实施它，就叫作道；内心充满仁义之念而不需要外界的赋予，就叫作德。仁和义是肯定的有实在内容的，道和德是假定的没有实际内容的。因此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德有凶险之德和吉祥之德。老子把仁义看得很渺小，并非诽谤仁义，而是他的见识短浅。就如同坐在井里看天却说天小一样，实际上并不是天小



焚书坑儒图

啊。他把小恩小惠看作仁，把谨小慎微看成义，因而，他小看仁义是当然的了。他说的道，是指他的道，并非我说的道。他说的德，是说他的德，并非我说的德。凡是我说的道德，是体现仁和义的标准，是天下的公论。老子说的道德，是抽掉仁和义的具体内容来说的，是他一家之言。

自从周道衰微，孔子死后，秦时焚书坑儒，汉朝盛行黄、老之学，晋、魏、梁、隋之间盛行佛教。那些讲道德仁义的人，不是加入杨朱学派，就是加入墨翟学派；不是加入道教，就是加入佛教。加入那一家，必定会排除这一家。加入那一家就以那一家为主，反对这一家

就以这一家为奴；加入那一家就加以附和，反对这一家就加以诋毁。唉！后代的人如果想听听仁义道德的学说，到底该听从哪一家的说法呢？道教徒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佛教徒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信奉孔子学说的人听惯了那些说法，乐于接受它们荒诞的言论而且轻视自己，也附和着说：“我们的老师也曾经向他们学习过。”不仅在嘴里说这种话，而且还把它写在书上。唉！后代的人虽然想学习仁义道德的学说，可是到哪里去寻求它呢？人们喜欢新奇的思想实在是太严重了，不探究它的本源，不探寻它的结果，只想听新奇的说法。

古代的民众有四类，现在的民众有六类。古代负责教化的人只占其中之一，如今负责教化的人要占其中之三。现在务农的只有一家，吃粮食的却有六家；从事手工业的只有一家，用器具的却有六家；做生意的只有一家，需要供应财物的却有六家。怎么能不使百姓贫困而去盗窃呢？

远古的时候，人民遇到的灾害太多了。有圣人出来，这才把相互生存、相互供养的方法教给人们，做人民的君主，充任老师，赶跑那些虫、蛇、禽、兽，让人们定居在中原地区。冷了就教他们做衣服；饿了就教人们种庄稼；睡在树上可能掉下来，住在洞里容易生毛病，这就教人们造房屋。设立工匠来供给人们用具，设立商贩来互通人们之间的有无，发明医药来挽救人们生命以防因病早死，定出葬埋祭祀等制度来增加人们之间的恩爱，制定礼节来规范社会的秩序，创造音乐来排解人们的烦闷，制定政令来约束人们的懒惰，设立刑法来除去人们之中的强徒。为了防止相互欺骗，就给人们制定符玺、斗斛、权衡来使人们遵行；为了防止互相掠夺，就教人们学习修筑城墙、制造武器来保护自己。灾害即将发生，就提醒人们事先做好准备；祸患将要发生，就给人们做好预防。现在道家却说：“倘若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终止。倘若打破了斗斛，折断了秤杆，百姓就不会争夺。”唉！那只是没有好好想一想罢了！如果古时候没有圣人，那么人类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没有羽毛鳞甲来抵御严寒酷暑，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啊！

因此，君王是发号施令的，臣子是执行君王的命令来推行给人民的，人民是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具、从事商业使财物流通，侍奉那些统治集团的。君主不发令，就放弃了做君主的职权；臣子不执行君主的命令来推行给人民，就丧失了臣子的职责；人民不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具，交换财物来侍奉那些上层人物，就要受到惩处。如今他们主张：“必须抛弃你们的君臣，撇开你们的父子，禁止你们的相生相养的办法。”以此来求得所谓清静和寂灭的境界。唉！他们也幸亏出现在三代以后，没有被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圣人所贬斥；他们也不幸没有出现在三代以前，没有被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圣人所纠正。

帝和王，他们的称号虽然不同，但他们能成为圣人的缘由却是一样的。夏季

穿葛布衣裳，冬季穿皮毛衣服，口渴就喝水，肚子饿就吃饭，这些事情虽然不同，但被称为明智的缘故却是一样的。如今道家却说：“为什么不学习上古的无为而治呢？”这就好比指责冬天穿皮毛衣服的人说：“你为什么不穿简便的葛布衣服呢？”指责肚子饿了吃饭的人说：“你为什么不做喝水那样简便的事情呢？”《礼记·大学》篇说：“古时候想在天下弘扬完美德行的人，一定要先治理好国家；想治理好他的国家的人，一定要先整治好他的家庭；想整治好他的家庭的人，一定要先修养他的身心；想修养他的身心的人，一定要先端正他的思想；想端正他的思想的人，一定要先使他的念头诚实。”那么，古时候所说的端正思想而又诚心诚意的人，是会有所作为的。如今所谓的修养身心，却是要摒弃天下国家，灭绝天理人伦。做儿子的不把他的父亲当作父亲，做臣子的不把他的君主当作君主，做百姓的却不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孔子撰写《春秋》时，诸侯中有用夷狄礼节的，就把他当作夷狄；夷狄中有用中原礼节的，就把他当作中原国家。《论语》说：“夷狄有君主，还不如中原的各诸侯国没有君主。”《诗经》说：“抗拒夷狄，惩戒荆舒。”如今却拿夷狄的礼法，放在先王的教化上面，那不是几乎全都变成夷狄了吗？

我所说的先王的教化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广泛地爱大众叫作仁；实行适合实际的仁叫作义；遵循仁义的要求并实现它叫作道；内心充满仁义之念，而不需要外界的赋予，这就叫作德。它的典籍有《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它的准则有礼仪、音乐、刑法、政治；它的民众有士人、农民、工匠、商人四类；它的名分有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人民穿的有麻布、丝绸两类；人民的住房有宫、室两种；人民吃的是粟、米、果、蔬、鱼、肉。它作为道理是容易懂的，它作为教化是容易实行的。因此，用它治身，就和顺而吉祥；用它对待别人，就仁爱而公正；用它来修养身心，就和平而舒畅；用它治理天下国家，就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当。所以，活着就能享受正常的人情，死后就能得到应有的待遇；祭天就能使天神下降，祭祖宗就能使祖宗享受。有人会问：“这种道究竟是什么道？”回答说：“这是我说的道，不是前面说的老子和佛家的道。唐尧将这传给虞舜，虞舜将这传给夏禹，夏禹将这传给商汤，商汤将这传给周文王、武王和周公，周文王、武王和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了，却没有可传的人。荀况和扬雄，选取得不精确，阐说得不详细。从周公以上，都是在上面做君主的人，所以王道的措施能够顺利实行；从周公以下，都是在下面当臣子的人，因此仁义之说能长久流传。”既然如此，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我认为：“佛老的邪说不堵塞，圣人的道就不会流传；佛老的邪说不制止，圣人的道就不会通行。应当使和尚、道士还俗，烧毁佛老的书籍，把寺观改建成民房，阐明先王之道以诱导他们。让鳏夫、寡妇、孤儿、孤老、残废人和病人都得到抚养。如果做到这样，那大概就可以了吧！”